

【经文信息】大正藏第 12 册 No. 0345

## 慧上菩萨问大善权经 2 卷

[卷上](#)   [卷下](#)

No. 345 [Nos. 310(38), 346]

### 慧上菩萨问大善权经卷上

西晋月氏国三藏竺法护译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游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俱，比丘八千，诸大弟子学戒具足，菩萨万二千，一切圣通无所不达，已得总持辩才无量不起法忍，其德无限，彻覩诸根，应病授药为师子吼，救济十方，众生百千莫不蒙度。尔时世尊，从宴坐起斯须未久，与无数之众眷属周匝而为说经。

时会菩萨名曰慧上，即从坐起，更整衣服，长跪叉手前白佛言：「愿欲有所问，唯如来至真听者，乃敢陈说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恣所欲问，佛当为汝开解结滞。」

慧上白佛：「所云善权，为何谓乎？」

佛告慧上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族姓子！多所愍伤哀念安隐诸天人民，劝化将来导引三涂，开闡佛法获微妙慧，乃问闍士善权方便。」

佛言：「谛听！善思念之！吾当为汝申畅其要。」

慧上菩萨及与众会受教而听。

于是佛告慧上曰：「族姓子！善权闍士以一揣食，随时方便弘施流普，劝发黎元坠畜生者，使此二品悉趣德本，兴诸通慧，其心晓了具足佛慧。是谓菩萨善权方便。」

「又，族姓子！善权闍士，若人殖德劝赞代喜，以斯善本则施众生。以觉之心，顺一切心而不堕落。讲斯教已，成诸弟子，缘觉之乘为诸通慧。是谓菩萨善权方便。」

「又，族姓子！善权闍士，十方诸树其华炜晔，香气芬馥人所钦尚，而无主名，敬采集合奉散诸佛，誓以德本，已及众庶志诸通慧使备道明，具获无量戒品、定品、慧品、解脱品、度脱知见品。是谓菩萨善权方便。」

「又，族姓子！善权闍士，愍察群萌，在安助喜、彼患代受，以诸通慧因缘方便，建立德本用施众类，为十方世界誓被德铠，其遭恼害者则救摄所，患代受其罪劝，以通慧使获大安。是谓菩萨善权方便。」

「又，族姓子！善权闍士，供一如来，观虑诸佛法身平等，戒、定、慧、解、度知见品亦复如之。知是供养一如来等，则为奉养十方诸佛，所见供祚，闍士历受施佑众生。是谓菩萨善权方便。」

「又，族姓子！善权闍士，敢所生处，其所住处不计吾我，未曾自轻；如令讽读四句之颂，观察其义心不怯羸，宣显备具，不想利养。盖诸佛土；若入国邑，辄兴大哀踊跃说之，誓愿闻吾四句颂者，皆成诸佛无碍辩才。是谓菩萨善权方便。」

「又，族姓子！善权闍士，假使生在贫匮之门，设行乞勾求一夕饘，无鄙劣心转奉贤众；若惠独人内自惟察，如来有言务恢广施，今吾乞与所进微渺。建诸通慧誓意无量，殖斯德本劝发众生，饶获宝掌，若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。以斯妙慧光护夕供，所服纳者持戒学道，缘崇功德多所彼致。是谓菩萨善权方便。」

「又，族姓子！善权闍士，与诸弟子缘觉俱游，心不同归；见人供养弟子缘觉，意不钦获；兴于二念：一、从菩萨心成佛世尊。二、弟子缘觉因佛法生。造斯观已，诸所供养未以为上，吾所学习则三品最，观无适莫无所贪乐。是谓菩萨善权方便。」

「又，族姓子！善权闍士，行一布施则具六度无极。何等六度？善权闍士见贫乞者，具足大施无慳贪心，斯施度无极。身自护禁奉持戒者，其犯恶者使立戒法，寻而给施令无所毁，斯戒度无极。若瞋恚者，御以慈心、净心、明心、愍哀等心，兴施布施，斯忍度无极。随宜供办饮食之饘，身口意行身等如空，斯进度无极。一心等施进止卧梦而无乱行，斯定度无极。如兹施已御念诸法，谁有施者？何所食者？谁受报应？造斯求者法不可得，不见施者及食施者，无受报应，斯慧度无极。是族姓子！权施若斯，则具六度无极之法。」

于是慧上菩萨白佛言：「未曾有也，天中天！闍士丈夫权施具足，一切佛法多所摄护，振于生死赡及余类。」

佛言：「至哉！诚如所云。权施虽微，审成众德无量难计。又，族姓子！行权闍士，何谓退还？以权方便而以施与，纵随恶友为之所拘，毕偿罪者自观念言：『阴种诸入得无不灭，当除斯患乃至无为，吾誓当被道德之铠，任力发起周旋终始则务究竟。』」

慧上又问：「唯，天中天！假使有人犯于四罪，有所想念，发意出家为菩萨道。然后云何？」

佛言：「设当毁失四重之禁，以权消罪，众患悉除。是族姓子！为菩萨道无有罪衅。」

尔时，慧上菩萨白世尊曰：「何谓菩萨而有罪殃？」

佛言：「若有闍士学得脱戒，得脱戒者则二百五十禁，于百千劫服食果蓏，为人所辱而皆忍之。若有想念弟子缘觉之行，闍士则为生死根缚。如族姓子！声闻缘觉犯本诸禁，不除阴种诸入，不得灭度也。如族姓子！舍闍士行不自改正而有想念，志求声闻、缘觉，欲得无上正真之道为最正觉者，终不能成也。」

于是阿难白世尊曰：「忆念我昔入舍卫城而行分卫，见有闍士名重胜王，在他室坐与女人同床。我谓犯秽，心用惟虑：『得无异人学梵行者，于如来教，将无造见闻想念于一切乎？』时我世尊，瞻见立想叹发斯言，三千大千世界而六反震动。时重胜王，即自踊身住于空中，去地四丈九尺，报阿难曰：『云何，贤者！犯禁秽者宁能踊身止虚空乎？在如来前何不问耶？何谓

菩萨犯罪之法？』阿难投身即自悔过曰：『唯然，世尊！我甚迷谬，如何偏见求大龙短？』」

佛告阿难：「宜自修慎，无察大乘正士之便而想其阙，由如贤者志弟子乘，若一若二同修杂行，不当视之狐疑懈废得无尽漏。如是，阿难！勿观善权闍士有废退想于诸通慧。所以者何？菩萨大士爱纳眷属业以三宝，不违佛法，贤圣众也，使志无上正真之道。」

佛语阿难：「若族姓子、族姓女，心存大乘，不离诸通慧，不荒五乐抑制五欲，观于五通得如来根，当知正士与女人俱。又听，阿难！彼女人者乃往去世为重胜王百生之偶，宿情未拔故有色恩，贪重胜颜口发誓言：『若与我俱得遂所娱，当从其教发无上正真道意。』时重胜王心知其念，晨现整服由斯法门入之其室，观内外地心等无持，执手同处已如其欲。则颂曰：

「『愚哉悖于欲，      诸佛所不叹，  
能蠲恩爱者，      得佛人中上。』」

「时女喜踊，即从坐起，自投于地，归命自责，伏罪悔过，为重胜王而叹颂曰：

「『吾已离诸欲，      世尊之所叹，  
节止恩爱着，      愿佛无上道，  
前心之所想，      今首自悔过，  
伤愍诸群生，      究竟发道意。』」

「尔时重胜王菩萨，随欲化女，使发无上正真道意，即从坐起而出其室。阿难观斯心持清净，今吾授彼女决，转女身后九十九劫当得作佛，号离无数百千所受如来。至真。等正觉。明行成为。善逝。世间解。无上士。道法御。天人师，为佛。众佑。以是贤者观菩萨行，所行无短不堕罪法。」

重胜王菩萨从虚空下，稽首佛足，白世尊曰：「闍士当行善权方便立于大哀，若劝一人导以法本，从其所生辄当获之信于善权，堕大地狱至于百劫，所遭苦痛恼剧之患，则当忍之，宁化一人使立德本不避此难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正士通达，是为菩萨大哀之行，超度诸受。」

佛言：「族姓子！吾念过世无数劫时，有一学志，名曰焰光，处于林藪行吉祥愿，四百二十万岁净修梵行，过阙岁已，入沙竭国。有陶家女，见此学志姿貌姝好端正绝妙，欲意隆崇即自投托。学志问姊：『何所求乎？』答曰：『慕仁。』学志报言：『吾不乐欲。』女曰：『设不然者，吾将自贼。』焰光自念：『吾护禁戒净修梵行，四百二十万岁，今若毁之，非吉祥也。』念已舍却，离之七步乃发慈哀：『毁犯禁戒则堕地狱，若不如是女自残贼，宁令斯女获致安隐，吾当堪忍地狱之痛。』焰光即还，又执其臂而喻之曰：『从女之欲，幸勿自危。』学志退居习家之业十有二年，厌碍止足乃净四等，寿终之后生于梵天。」

佛言：「族姓子！欲知尔时焰光学志，岂异人乎？莫造此观，则吾身是。陶家女者，即瞿夷也。彼尚色欲此顺其心，吾以大哀越度生死百千之患。贤者且观，余人所犯坠趣地狱，善权闍士更升梵天。」

佛告慧上：「设舍利弗、大目犍连，行善权者不使瞿和离比丘坠于地狱。所以者何？吾忆昔者拘楼秦佛时，有一比丘名曰无垢，处于闲居国家山窟，去彼不远有五神仙，有一女人道遇大雨，驰走避入无垢比丘所止之窟，雨霁出去。时五仙人见女，各言：『比丘奸秽谓之不净。』无垢知诸神仙所念，即自踊身在于虚空，去地四丈九尺。诸仙见之，飞处空中，各曰：『如吾经典所记，染欲尘者则不得飞。』寻五体投地伏首诬横。假使比丘不现神变，其五仙士堕大地狱。尔时无垢比丘，则慈氏菩萨也。若舍利弗、目犍连有权飞升，则瞿和离无由陷坠。当知此义，非声闻、缘觉所能及知，唯独闍士分别晓了善权方便，犹如放逸女人四时庄严贪财利欲，或无智者变改人性，使其意示于施身，敬重彼人殫尽其产，遂弃远之，缘所获入未曾有悔，善权菩萨亦复如斯。观察人根可开化者，以何方便则化立之，敬施众生不恪其身，殖诸德本不藏情匿。设使知人已建德本，用其人故续命长善，一切欲乐无所贪慕，舍除恩爱令归于无，其心清净无所系着，犹如蜜蜂接采众花不计常想，于花枝叶一无所损。行权菩萨，随俗方便虽乐诸欲，不计爱欲、不发常想，不自毁身亦不损彼，譬如树种不失鲜色因而生牙无加茂者。如是，族姓子！菩萨以空、无想、不愿之法，智度无极广大之慧，入诸尘劳随所乐行，不舍习俗、欲不秽身，不违佛叹、未曾退转。如捕鱼工引网布网，恣意所欲截众大流，收纳摄网多所获得。菩萨如是，入空、无想、不愿之法，以细微心在一切慧，缚于大欲，诸通慧心，以无护心，自在所获得生梵天。譬如丈夫工学呪术，为吏所捕五系缚之。其人自恣，则以一呪断诸縲继而得解去。如是，族姓子！善权菩萨，五欲自乐普与众俱，恣其所幸智力术力，以一通

慧坏一切欲，没生梵天。譬安隐师，以一其心无所恶忌，变现荫庇送大贾人，或有愚谤而伤之曰：『忖察此师，自眷属财贿尚不合度，安能济众使免贼乎？将必遗漏无量钱宝。』于是导师激愤耻之，即从坐起秉心坚强，带钾舞刀摧拉怨敌，所护安隐无所亡失。行权菩萨，执智慧刀随时所欲，以巧方便安习五乐，志弟子乘所不悦可，为发慈愍。云何若此？兴放逸行，尚不自度，何能济众、降魔怨乎？所不堪偕也。菩萨以智慧度无极法，善权方便恣意所欲，以智慧刀断截尘劳、裂诸罗网，超游自恣遍诸佛国，离女人土无有瑕秽。」

尔时有菩萨名曰爱敬，入舍卫大城普次行乞。至贵姓家，贵姓有女名曰执祥，在楼观上闻比丘音，受食便出则覩其形，发放逸意，其欲甚盛不得从志，气绝命终其身动摇。比丘见女兴不净想，即发念言：「何谓法乐自所喜者？计空无实其犹泡水，无所可遵；耳、目、鼻、口、身、意，如腐肉揣革裹皮覆，从足至顶何所可乐乎？观无诤讼，无想无念，法无内外亦无寿命，都无所有，心何所著亦何所受。永离欲瑕亦无得也。」谛观诸法无所起者，爱敬菩萨即得不起法忍，则时欣喜踊跃在虚空，去地四丈九尺，绕舍卫城七匝。

于时世尊，见爱敬菩萨升在虚空，譬如鴈王，神足无碍自由自在。告贤者阿难曰：「汝见爱敬飞游进止如鴈王乎？」

对曰：「已见。」

佛言阿难：「爱敬菩萨因色欲行获诸佛法，降伏魔兵则转法轮。执祥女终转女人身，得生忉利紫绀天宫，自然化有四百八十里殿，万四千玉女俱共侍之。缘此之德而发慧心，自念：『何行得生此乎？』即知本在舍卫为贵姓女色惑爱敬，缘斯贪欲，寿终转女即为男子，自然神化无央数众。志于欲着乃获此报，岂况清净恭肃之心，供养奉事尽敬菩萨乎？『今伎乐之娱安可久常，当诣世尊及**覲**爱敬菩萨。』」

于是天子与其眷属，各执天花栴檀杂香，威光巍巍俱诣世尊、爱敬大士，皆以花香而供上之，前稽首礼绕佛三匝住，各叉手而赞颂曰：

「诸佛无思念，    乐最不可量，  
如来无心意，    则获尊上道。」

「我在舍卫为女人，  
号曰执祥长者息，  
以为父母所珍重，  
号曰爱敬威神大。  
我闻其音柔软妙，  
即自往诣无极法。  
吾见彼已起乱心，  
假使不得从我愿，  
当时不能发口言，  
我以爱欲放逸故，  
虽不能应于道行，  
得为男子佛所叹，  
宫殿则尊微妙好，  
有万四千诸眷属，  
实时心自发念言，  
寻时识念如此事，  
见于爱敬心欢喜，  
缘是之德获是报，  
当为正觉佛子弟，  
爱欲之心报如此，  
吾身今即如来子，  
便当修行恒沙劫，  
皆由善师因爱敬，  
供事于道无亲属，  
修于尊妙道之行，  
寻时则转于女身，  
父母在家皆号哭，  
心自念言是蛊道，  
应时天子承佛威，  
『无得骂詈瞋沙门，  
父母欲得知我不？  
应时退转女人身，  
父母当至安住所，  
更求救护不可得，

其大名德不可议，  
端正姝好宝严身，  
有正觉子无所著，  
入舍卫城家分卫，  
欢喜之心取饭食，  
如来之子爱敬道，  
迷惑爱欲贪放逸，  
即当寿终用活为。  
虽奉饮食不能授，  
则在其处寿命终。  
降弃瑕秽女人身，  
实时得生忉利天。  
以宝合成无等伦，  
诸婬女乐悉具足。  
吾何因缘得致此，  
爱欲之心报应然。  
以放逸心而贪视，  
犹如光明照好树。  
所在游欣安住慧，  
何况有人供养者。  
愿发求尊佛智慧，  
未曾舍离大志性，  
则当供养法奉事，  
唯愿学求在觉轨。  
以放逸心所覩着，  
便获勇猛男子形。  
臭死于地自摔撼，  
冲口骂詈此沙门。  
往诣父母具解说：  
将无长夜获苦恼。』  
吾已踊至忉利天，  
得为天子光巍巍。  
首骂詈罪自悔过，  
唯有如来为道慧。

<p>时父母闻佛音响，          皆和心解眷属俱，          则共稽首两足尊，          悉共恭敬于如来，          『以何供事应奉佛？          唯为吾等分别说。』          最胜则知心所念。          其欲供养一切佛，          父母亲属及男女，          听闻大人之所讲，          最胜所言仁无异，          如菩萨行无端底，          爱敬菩萨愿如此：          则当令转女人形，          阿难且观此名德，          以放逸心贪习色，          其心天子供养我，          彼所供养难计劫，          此五百人发道意，          何人闻此不供佛，          计其爱敬菩萨者，          无量百千亿那术，          则为药王大名德。          因缘尘劳施安隐，</p>	<p>彼时勇猛劝化之，          同时往诣能仁佛，          即自悔过瞋恚心，          启问安住令决正。          何谓顺法佛众僧？          假使闻者无异心，          救世口则说如此，          坚固道意御诸想，          具足五百无减少。          同时皆发大道心。          阿难听我之所语，          善权方便住智慧，          『假使女人爱敬我，          速为男子人中上。』          余人所因堕地狱，          因爱欲变为男子。          常以恭敬获丰安，          当得为佛号尽见。          亦当自致人中尊，          其欢悦心安无量。          所开化女不一二，          以爱欲心立于道，          何因菩萨当有秽？          何况供养奉事者。」</p>
---	--

尔时贤者阿难白佛言：「犹如有人近须弥山，皆随山光照为金色。设怀欢喜欲义心奉道法心，得近菩萨皆获一类，趣诸通慧心性自然，我从今始奉侍菩萨，如须弥山，犹如药王，名曰见愈，有清净心若瞋恚意，见此药者众病皆除，菩萨如是净不净心，淫怒痴心覲菩萨者悉为除愈。」

时佛赞曰：「善哉，阿难！诚如尔言。」

于是贤者大迦叶白佛言：「甚难及也，天中天！菩萨大士不可思议，在所游至，为诸众生现无畏欲——空、无想、不愿。声闻、缘觉唯行此法，菩萨普



护，转使更入诸通慧迹，以善方便将顺其心，终不秽灰色、声、香、味、细滑法也。」

大迦叶复白佛言：「我可叹喻菩萨大士之所行乎？」

佛言：「可叹。」

迦叶曰：「譬大旷野断绝无人，自然有墙，上至三十三天，唯有一门。无央数人皆入旷野，去之不远有一大城，其国丰熟米谷卒贱，快乐难言；人民众多不可称计，其在彼城则如金刚。城旁有江，江侧有路，旷路之中有黠慧人，聪识念义，怀愍欲度入旷野者，举声而盟称：『去旷野不远，大城之安永无死惧，吾为导师来趣所乐。』众人报曰：『吾等不行，于此不动，欲覩城像城自然现，尔乃往耳。』时复有人解微妙者，应曰：『当往，随仁所凑。吾等如是薄福之人，闻此声已不信不乐，不从其教，不度旷野。』彼微妙人则度旷野，观路由河，则乘而进。路之左右，有百千丈深大溪涧，布诸草木。四方作桥，则济厄路四出无碍。大贼从后追而不惧，贼自然却终不还顾。稍稍前行亦不恐惶，不左右视则见大城。稍近城郭心不狐疑，入彼城邑为无量人，现其仪式增益福祚。」

迦叶叹已陈喻：「大旷野者，谓生死之难。墙至三十三天者，谓无黠所著恩爱之欲也。唯有一门者，谓大乘也。人入旷野者，谓众愚冥凡夫之士也。黠人发愿呼众人者，谓菩萨大士所乐度无极也。志劣不行欲见城者，谓声闻缘觉也。应曰：『当往，随仁所凑。』则菩萨也。闻声不信者，谓外道异学众邪行也。度旷野者，谓奉精进至诸通慧，修诸三昧也。路由河者，谓法门也。左大溪涧百千丈者，谓声闻地也。右大溪涧百千丈者，谓缘觉乘也。大布置草木作四方桥者，谓善权方便慧度无极也。四出无碍者，谓菩萨四恩之行摄无量人也。贼追不惧自然却者，谓魔官属及诸猗行也。终不还顾者，谓忍度无极也。稍稍前行，谓为菩萨之所开化，进度无极也。亦不恐惧者，谓以清净心发起众生志，平等觉也。不视左右者，谓不志乐声闻、缘觉之利也。则见大城者，谓达诸通慧也。稍近城者，谓见道功德习行佛慧也。心无狐疑者，谓晓智慧善权诸度无极，则能遍覩一切众生无所畏恶。适入城已，为无量人造现仪式增益福祚者，谓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也。佛天中天适兴在世，则为菩萨立于名号广建利义。」

于是世尊赞迦叶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乃叹斯喻。」

说此言时，万二千天与人发无上正真道意。

佛语迦叶菩萨：「德行不可称计，学谛微妙善权方便，大士所作，不为己举、不他人施，不言有我亦不言彼。」

时慧上菩萨白世尊曰：「何谓一生补处？而迦叶、佛时口说斯言，用为覲是剃头沙门，安能有道佛道难得，世尊尔时何缘说此？」

佛语慧上：「且止！族姓子！无得节限平相如来及开士行。所以者何？菩萨大士善权方便不可思议，其有正士，当作斯观缘是化人。族姓子听，善思念之。有法号曰善权方便菩萨，从定光佛已来，所兴之慧不可思议，随时之宜敢可发起，讲菩萨法。从见定光世尊以来，得不起法忍，无一瑕阙无所忘失，亦无乱心智慧无损，已得法忍所造菩萨，一念之顷七日成佛，有菩萨志，发意之间一劫之喻。为一切人所在示现开化众生，以智慧力欲得成佛大平等觉，无量亿劫称叹邪见多所发起，是为菩萨善权方便。」

「又，族姓子！诸声闻学设使自在，于三昧者未曾有也，不逮菩萨三昧之定，身亦不动心无所想，亦非众人身心所及。又使菩萨三昧正受不进不退，常以四恩救摄群萌，不失精进、不为懈怠，而为众人讲六度无极，是谓菩萨善权方便。」

「又，族姓子！菩萨发意之顷，于兜术天逮正真觉、转于法轮，阎浮利人不能自致升兜术天听受经法，菩萨心念，天上诸天能下至此。是故正士，于阎浮利而现成佛，是为菩萨善权方便。」

「又，族姓子！菩萨发意，能从兜术忽然没已，不由胞胎，一时之顷成最正觉。傍人有疑此所从来为是天耶？捷陀罗变化所为乎？若怀狐疑不听受法，是故菩萨现处胞胎，是为菩萨善权方便。」

「又，族姓子！无得兴念：『菩萨处胞。』勿怀斯意，菩萨大士不由精胎。所以者何？有三昧名曰无垢，菩萨大士以斯正受而自庄严。兜术天人谓菩萨没而无动摇，不覲菩萨游于胞胎。现处母腹而从胁生，弃国捐家寻坐佛树，示勤苦行，普现悉遍无所不变，无有劳扰而无染污。所以者何？菩萨之瑞所化清净，是为菩萨善权方便。」

佛告慧上：「何故菩萨自化其身紫磨金色，现入胞胎？」

慧上答曰：「寂然清静明白之品。」

世尊曰：「然。其菩萨者，处众生上则第一尊，是则化来，诸天人民所不能及，是为菩萨善权方便。」

「何故菩萨在母胞胎，具足十月无见而生？人傥起念在母之怀，日月不足诸根不具。现满十月，是为菩萨善权方便。」

「何故菩萨生于树园不在中宫？菩萨长夜习在闲居，志乐寂寞行平等净，欲令天、龙、鬼神、捷沓和、阿须伦、迦留罗、真陀罗、摩睺罗、人与非人，皆舍室宇寂然供养，此诸华香普流天下，使迦维罗卫国中人民欢喜悦豫不为放逸，是故菩萨在于树下寂寞处生，不在宫馆，是为菩萨善权方便。」

「何故菩萨从右肋生？若不如是众人有疑，则谓菩萨因由遘精而处胎藏，不为化育。众必怀结犹预难决，是故示现令人开解。菩萨虽从右肋而生，母无疮瘡出入之患，往古尊圣因时如然，所行无违，是为菩萨善权方便。」

「何故菩萨母攀树枝，然后而生？设不尔者，众人当谓：『皇后虽生菩萨必有恼患，若如凡庶而无殊别。』欲为黎元示现安隐，母适攀树枝，志性柔和，则菩萨诞育，是为菩萨善权方便。」

「何故菩萨安和澹泊忽然而生，其身清静无有垢秽？菩萨至尊三界之上，虽处胎中如日照水，净无所著不增不减，故现肋生不与凡同，是为菩萨善权方便。」

「何故菩萨适生斯须，帝释即下前稽首奉，不使余天？其释无始立兹本愿：『菩萨若生，当以净意而奉受之。』亦为菩萨本德之征，是为菩萨善权方便。」

「何故菩萨适见受已，行地七步亦不八步？是为正士吉祥之应，应七觉意觉不觉者也。自古迄于今，未有能现行七步者，是为菩萨善权方便。」

「何故菩萨已行七步，举手而言：『吾于世尊，天上天下为最第一，当尽究竟生老死原！』释、梵、梵志及诸天子，彼时众会莫不遍集，设不现斯当各自尊，则怀憍慢，便不复欲礼侍菩萨。菩萨愍念外道梵志、诸天之众长夜不安，必坠恶趣而受苦痛。是故菩萨举声自赞：『吾于世尊，天上天下第一，权慧超异独步无侣，当究竟尽生老死根。』以此音告三千大千世界。其诸天

子未有来者，应声便至。尔时异学梵志及诸天子，皆共稽首敬礼赞音，叉手归诚，是为菩萨善权方便。

「何故菩萨大悦而笑，不怀轻戏，笑而不谄笑？菩萨兴念：『一切众类本与我俱，发上道意无上正觉，恐畏懈怠放逸自恣，故为卑贱愚冥贡高；或音声者解一切法，至诸通慧精进敏达，使归命佛。』犹斯大哀，发起萌类除却放逸，见已愿果彼亦普具，以故正士现大欣笑，是为菩萨善权方便。

「何故菩萨清净无垢而复洗浴，释梵四天所见供侍？凡人初生皆当洗浴，菩萨清净，随俗而浴。况世人乎故现此义，是为菩萨善权方便。

「何故菩萨初生之后，去到空闲于树下坐，然后入城？欲以具足诸根之本，示现中宫弦歌倡伎音乐之娱，然火四锭由斯现缘，令众学劝，弃离财宝乐升微妙，入家复出不兴异行，去家学道则坐佛树，是为菩萨善权方便。

「何故菩萨生后七日其母便薨？后寿终尽福应升天，非菩萨咎。前处兜术，观后摩耶大命将终，余有十月七日之期，故从兜术神变来下现入后藏，以是推之，非菩萨咎，是为菩萨善权方便。

「何故菩萨学书射御、兵仗伎术、擣菹戏乐？随世习俗现前因缘，三千大千世界诸所伎乐，经藏道要诗颂术数，神呪所疗言谈嘲调，示现悉学无所不博，欲令庶人不自僇慢，是为菩萨善权方便。

## 慧上菩萨问大善权经卷上

## 慧上菩萨问大善权经卷下

西晋月氏国三藏竺法护译

「何故菩萨而有室娶？菩萨无欲不尚配匹，其于离欲则为正士，所以示现眷属妻息，傍人怀疑：『菩萨非男，斯黄门耳？』欲除沈吟，故纳瞿夷释氏之女，缘此现生子男罗云。假论罗云胞胎生者，则非义也。所以者何？罗云于天变没化生，不由父母合会而育，又是菩萨本愿所致。昔锭光佛，瞿夷有誓：『后世为仁妻，殖其德本。』不违久要故娉纳之，情无所在俗人扰动，迷惑色欲殷懃恋着，菩萨示现妻子眷属，寻复舍国。或有人言：『正士之妃

端正姝妙，乃尚捐去，何况吾等？』又菩萨本始学道时，所有妻妇群从眷属，相敬重故各共发愿：『世世与仁俱，生生相待，随至成佛道。』故广敷演清白之法，中宫嫔女四万二千人发无上正真道意，其余群类悉度恶趣，以故菩萨现有眷属。其诸嫔女，以恩爱情自烦恼者，适见菩萨澹然清净如明月珠，则离色欲。假使菩萨化于所化，颜姿容貌由若己身。尔时嫔女与化人俱，恣可所娱，各心念言：『吾等今日与菩萨俱，志慕永异。』于时菩萨往阎浮树荫下而坐禅思，欢喜行安，由如化人所造之变。菩萨昔从锭光佛来，所见爱欲因缘之业，皆是无始感发之应，是为菩萨善权方便。

「何故菩萨于阎浮树荫而坐禅思，化七十亿诸所天子令发道意？又复欲使皇后见之，心自念言：『会当舍家。』是故菩萨坐阎浮树荫而寂思惟，是为菩萨善权方便。

「何故菩萨夜半出家，至于江流而自洗浴？感诸群生为现德本，悉当念言：『所立之处功德自然，清白法故。』由此夜半出家无碍，极乐事皆当舍弃，清白之法不可离也，是为菩萨善权方便。

「何故菩萨在兜术天劝化诸天，来下现生，天人叉手，时到可去，门自然开？菩萨有念：『王傥怀疑，闻此不了，长夜不安，遭值恐患坠于恶趣。』故化天人，天人开门，诸天坐中举声称扬。非菩萨咎，欲慰王心，委之于天。由观斯义有所劝化，是为菩萨善权方便。

「何故菩萨弃国捐王而现舍去？人当解知，菩萨畏生老病死是故出家，不为增避家室亲族眷属枝党，是为菩萨善权方便。

「何故菩萨自剃头须发？三千大千世界诸天龙神，捷沓和人与非人，无能堪见菩萨顶者，况能为尊除须发者。于时菩萨，劝度众生自除须发，念白净王当起恨意：『谁剃子首？』从使者闻，自剃之耳。王乃默然，是为菩萨善权方便。

「何故菩萨取宝璎珞冠帟，手付车匿，发起众念？菩萨为道，不复贪乐珍宝之饰，于一切物而无所著，故皆释之。后世边地法効菩萨：『吾等出家亦当请学，从佛法则猗四贤行，一切无着，不为阴入狐疑出家。』设不如是，人当疑言：『不知产业故出家也！』是为菩萨善权方便。」

佛言：「族姓子！今且听。此菩萨何故六年志修苦行？为诸菩萨有殃罪故，故现勤苦，为诸群生权其方便，于斯菩萨所兴为也。迦叶佛时口发是言：

『髡头沙门耳，云何为佛？』是则菩萨善权方便。当知是义。何故菩萨而有斯言？优多摩纳(晋言上志，一名焰花)，有五亲友及五百弟子，为大梵志贵族姓子，本学大乘，为恶知友所见迷谬，失其道意。其五亲友，信外异学不从真教，修外道经不习佛法，自谓有道为彼师长，其身自号吾等是佛，五百弟子亦复如是。焰花学志以权方便入斯志类，因发言呵难提和曰：『何所为佛？髡头沙门，佛道难得，用往覲乎？』焰花稍稍化五族姓子及五百弟子在异学者，故发斯言：『何所是佛？髡头沙门，佛道难得。』」

佛语慧上：「观于彼世焰花学志，时在别处与五亲友五百眷属俱共正立，于时陶家者名难提和(晋言欢豫)，往至其所，嗟叹迦叶如来功德。谓焰花学志：

『来共俱往诣迦叶佛。』焰花心念：『此诸学志德本未满，设吾今叹迦叶如来道之功德，毁诸异学，族姓子等便当愕住必不俱行。』以故焰花，护其本愿智慧无极，因权方便，故言『髡头沙门非是佛，佛道难得，智慧无极，何所处乎？行智度者无彼此想，亦无道想。』焰花通达究竟空慧普无所著，善权方便随一切法，故发斯言。焰花学志与五亲友五百弟子，至池水侧浴讫出水，乘马车侣五亲友，从弟子游行讲经。

「尔时欢豫，承佛威神欲化彼师从，迎焰花乘及侣弟子，即相问讯言所从来。欢豫以诚答曰：『覲迦叶佛还。』焰花曰：『髡头沙门非为是佛，佛道难得。』陶者闻之甚用不悦，以手捉发：『卿不信者可俱往质也。』焰花筹虑：『欢豫志性安隐仁和，未曾卒暴，今[打-丁+(旋-方)]吾急，终不忘也。吾及弟子宜当共侣，俱观其道。』佗曰：『唯然。』于是陶者、焰花五友五百弟子，便共俱行覲迦叶佛。佛则为说前世所兴道德之本。心即喜踊，赞焰花曰：『世尊道德权慧乃尔，何惜不早为吾等说。』五友弟子见迦叶佛，道德巍巍辩才无量，皆发无上正真道意。时迦叶如来至真等正觉，说大乘业，开阐法藏不退转轮，五大梵志五百弟子皆得不起法忍。」

佛告慧上：「族姓子！听。焰花若以佛智慧叹迦叶尊毁异学者，五大梵志五百弟子终不从化。又无由得覲迦叶佛，用欲开化之故因行权慧，故发斯言：『髡头沙门非为是佛，佛道难得。』得不退转，无所不达不复疑道，是为菩萨善权方便。」

佛告慧上：「菩萨所以随时如化，现有余殃勤苦之行，设不然者，沙门梵志清净奉诚，诸余黎民将无知之，懈怠不进。适相见已，得无说之是藏异藏。

斯等长夜曾无利义，不得安隐则归恶趣用众罪衅，如来故现余殃未尽。菩萨都无罪盖之患，持戒沙门梵志，若说僇言即当自疑，不加精进不得解脱，欲建斯等犹豫志者，菩萨以权口发此言：『缘是度之即当自说，吾等无智自责悔过，唯学道慧普行恭敬。』又外异学贡高自由，以故如来勤苦六年，非为余殃。所以者何？或有沙门梵志，食一麻一米清净自在，欲摄此等具足其愿，故菩萨日服一麻一米以为限度，若不时食，不得不还致于圣道。菩萨发言：『髡头沙门不得是佛，佛道难得。』故以罪殃六年苦行，六年之中所可开度，则非异学之所及知。而令外道五百二十万人住平等慧，所可见发诱化人民，是为菩萨善权方便。

「何故如来聚会四辈——诸天、龙、神及人非人——为讲说经？」

初夜欲竟，佛告阿难：「取中衣来，吾体少冷。」

阿难受教即取奉进。

上夜已竟，入于中夜，复命阿难取上衣来：「吾寒欲着。」

即复进之。

中夜已竟，入于后夜，复命阿难：「取众集衣来，吾欲着之。」

即复重进。

佛便服着告诸比丘：「吾听出家学者，一时着三法衣，假使寒者亦可复之。所以者何？后世边地寒凉国城，不堪单薄，随其土地应着复重。佛无寒无热无饥无渴。所以者何？为处寒土不着复重，或致疾病，或能悔退，不能究竟求道之意，是为如来善权方便。」

「何故如来坐于草蓐？为来世人出家学者，或贪鲜好床座榻机，志在安软不加精进，或有少福，不得好坐毳毼毼[登\*毛]重苴被蓐，怨望退却。心当念言：『如来世尊身欲成佛，坐于草蓐，不着好床，乃成佛道。何况我等当慕好座？』佛言所教，随其习俗重茵累蓐，不妨于道，细软不悦僇坚不忧，人心难齐志行若干。故以权变现若干教，是为如来善权方便。」

「何故菩萨复起饭食，傍无德者自饿求道？夫以饥饿不能兴慧，故安隐食因成道德。说菩萨法开化群萌，多所安隐不以勤苦，菩萨受食得用成佛，由斯逮于一三昧定，以一三昧住百千劫，是为菩萨善权方便。」

「何故菩萨闲居求道？草蓐敷于树下，用过去佛不贪床座，坐敷说谛吉祥礼义，设使菩萨说法粗略则入利义，其有以草施菩萨者因发道意，佛时授吉祥之诀：『汝于方来当得成为佛，号离垢如来至真等正觉。』是为菩萨善权方便。」

「何故菩萨坐佛树下，使魔云集？设不速趣无上正真道者，其魔波旬不敢至菩萨所。又，族姓子！菩萨初坐树下，心自念言：『谁于欲界四域最尊？人从教者，当令诣吾俱战决之。』尔时具足入诸通慧，故使魔试。其魔兵师八万四千亿，天、龙、鬼神、捷沓和、阿须伦、迦留罗、真陀罗、摩睺勒，皆发无上正真道意，是为菩萨善权方便。」

「何故如来已成佛道，正坐七日而不起行，察树无厌？是诸天子见其德行变化感动，心大欢喜，各心念言：『吾等当求斯如来心何所倚乎？』宿夜七日一心专精，求之不得。缘是之故，乃观世尊三十二相，心益踊跃则发无上正真道意，当来之世亦逮如兹坐于佛树。由斯如来坐树七日，是为菩萨善权方便。」

「何故菩萨得成佛已，劝率无数天人之众？梵天不请亦不说法，于是如来心自念言：『其在欲界不可称计诸天集会，及魔眷属鬼神罗刹，设见菩萨师子吼步辄发道意，见欢喜者缘致无为。』又，族姓子！诣佛树下，菩萨实时放顶相光，普照魔宫及三千大千世界，于其光明出一音声：『今释种子能仁之尊，弃国捐家，今成无上正真之道，已过汝界多度人民，不可量空汝国境，宜当寻往与共战鬪。』时魔闻斯，甚大愁毒，严四部兵，具足三十那术婢俱，往诣佛树。于时菩萨以智慧宝，建立大慈慧明之胜紫磨金臂，诸天龙神释梵所敬。时梵志念：『梵天化我，我从梵生，莫能超踰。世无尊师，梵天为上。』如来念曰：『吾致梵天令众人见，诸天龙神皆倚于梵，梵天犹尚稽首礼佛，宜当劝助如应说法，若无劝请如来不说。承佛威神，令梵天来以法助劝，假使众人敬念梵天，当劝如来。』于是梵天，自舍其宫来诣世尊。大梵劝佛转法轮，时六百八十万梵天皆发无上正真道意，悉叹颂曰：

「『佛尊无有极，最胜不可及，  
行善权方便，是亦为如来。』」



佛告慧上菩萨：「如来所现余殃有十，是亦世尊善权方便。当了至诚，欲使如来有毛发瑕，不具殖德本，欲令有短，行不具足，逮成正觉坐佛树者，此亦不然。所以者何？畅清白法无有众瑕。族姓子！欲知如来皆以[打-丁+彗]撼诸不善法。世尊无碍，况复立秽而有余殃？佛为医王，除一切病无有阴盖，佑众生故示现余衅。欲令众庶护身口意修清净行，由如尊贵族姓有子，各长王家习于奶酪，体生疮瘡上至颈项腹藏亦痛，当服医药饮乳乃除困而获差，父母念之喜其得瘳。又，族姓子！如来至真为普世父，除群黎恼使获安隐，以故现疾。人闻余殃不敢作罪，是为菩萨善权方便。」

又告慧上菩萨：「往昔久远世时不知罪福，故为众人示现殃衅，如来故说：『吾为法王不离宿罪，汝等之类安得离殃？』由斯有言，如来永无余殃。譬如有人善学书疏计校之术，教诸童子欲令成就，无所不知不以为碍，小儿见闻则受学了稍稍达本。如来如是，悉学诸法无所不博，示现余殃欲令众生具清净法。譬如有医始学治病，解方晓药应病救疗，既能自愈，广能愈人转复嗟叹。锭光佛时，乃于彼世有五百贾人入海求宝。有异心者，心罪甚重，开其罪门，工学邪术殃害剧贼，观贾人貌则上有船。于时导师号曰吉财，护众贾人随时消息。凶人念言：『今我宁可悉害贾人独取珍宝。』于阎浮提有大导师，名曰大哀。时寐梦中海神语之：『贾众之中，有一贼人兴大恶心，皆欲危没五百贾人，独欲取宝。假令事建罪不可量。所以者何？此五百贾人，皆发无上正真道意立不退转，设使遇害心不回还，由其殃罪，一一菩萨行得成无上正真之道，贼坠地狱，若干岁数其罪乃竟。今仁导师当行权变，而令此人不更地狱若干之痛，使众贾人不被危害。』七日思惟无余方便，念言：『唯当取之危其命耳！假语众贾者则皆兴怒，当杀此人必堕恶趣。』复重自念：『设我独杀亦当受罪，吾宁忍之。若百千劫受地狱恼，不令贾人普见危害，而令一贼坠地狱也。』时大哀师则为说法，令心欣然踊跃卧寐。」

佛言：「族姓子！彼大导师由众贾人兴于大哀，以权方便害一贼命。寿终之后，生第十二光音天上。时大哀师则吾身也，以斯方便越千劫生死，死则升天。同船五百贾人，斯贤劫中五百佛兴者是。菩萨岂有罪患，越除终始弥百千劫，不当察佛而有愆咎，如来所现为众生故。时以阙漏权现铁钺，如来蹈之威神所达。所以者何？如来之身则金刚也。又，族姓子！舍卫城中有二十人，复与二十人共为怨敌。时二十人各欲摄怨而危害之，为最后世相伺方便。彼二十人欲害二十怨者，承佛威神寻诣如来。于时世尊化四十人，亦欲劝导一切大众，告尊者大目捷连：『今于此地，当有铁钺自然来出，入佛右足大指。』语未竟，钺在佛前。目连白佛：『今拔铁钺着异世界。』佛言：

『不然。』时大目犍连，以精进力欲拔铁钁，是三千大千世界为大震动，不能摇钁如毛发也。于时世尊则往梵天，钁辄随之；如来还坐，钁则住前。是时如来右手取钁以足蹈上。目连白佛：『如来本罪而获钁殃？』佛时告曰：『昔与五百贾人共入大海，时有一人心怀恶意，吾时害之，是其余殃。』时二十人闻佛说此，转相谓言：『如来法王已得自在，尚有余殃不能灭除，况于吾等不受罪乎？』即来诣佛，悔过自首。如来应时为说经法，分别罪福，令四十人入平等慧，三万二千人远尘离垢诸法眼净。因是如来示现铁钁，是亦菩萨善权方便。

「何故世尊已离众病示有疾病，使医王耆域而合汤药？佛时立戒二百五十，未久五百比丘在他树间行道，向欲终毕心怀狐疑：『如来有教，唯以一药疗身众病，不得习余。』时佛发念：『以何方便，令诸比丘得习余药？』所以者何？假使如来随意听者，则后人毁四贤诫，是以如来行权合药任于耆域。时净居天语比丘言：『诸贤者！宜更求药，无得危命。』则相谓言：『宁自碎身，不毁佛诫。』天答贤者：『今者如来则法王也，令置小便更求余药，可改所习而慕所服。』于时比丘离疑犹豫，乃求异药病即除愈，昼夜七日得无着道。假使如来不习汤药，此诸比丘不得解脱，将来之世亦当如是。其身安隐然后得道，是亦菩萨善权方便。

「何故如来众德普具，又入聚落而行分卫空钵来出？如来无殃，愍观后世边地诸国而兴慈哀。其有比丘，入于郡国县邑丘聚行分卫者，而身薄福所乞不得。心念：『如来功德充盛无量福会，时行分卫尚空盂出，我等善本所殖不弘，岂可怨舍而不乞乎？故当分卫。』用是之故，入城分卫空钵来出。又云：『弊魔化诸梵志长者家，使不供佛、不施众僧。』未曾有此。其魔波旬，未敢作威挠固如来、沮废福意，佛之圣旨所变现也。梵志长者有此异心，非是本意、非佛眇福。彼时众人无所施者，又见如来空盂来出，魔界天人见不获饘，世尊得无心怀怅惘，昼夜一心，念如来及弟子众，将必忧悒。见佛弟子，心不增减前后适等，七万天子自投佛前，如来如应为说经法，皆得法眼净，是亦菩萨善权方便。

「何以故旃遮摩尼木魁系腹诽谤如来？亦非世尊本之余殃，佛之威神能取暴意，徙置恒沙刹外，如来以权现斯方便。当来比丘，或有出家行作沙门，为人所谤有怀疑者，观佛世尊虽见讥讪，心不动转、不却宿罪，念：『佛如来普胜之德，犹复若兹。况我等而无讥议。』思惟此已益加精进，清净奉戒心

不回转。假使暴意梦中诽谤，寿终之后不离地狱。如来悉知令护禁戒。所以者何？如来之德不舍众生，是为如来善权方便。

「何故异道害须多利，埋着胜树间？佛诸通慧普观无碍，知当兴怒，则以示现如斯比像。设不以刃加须多利者，须多利或投余患。佛解知女寿命终尽，是故彼类相教杀之。缘邪异学，身所犯害必反罪辜，佛以等慧而化立之，由斯所建增益群生功德之本。是以如来七日不入城，化六十亿诸天入道。过七日后，其四部众皆来诣佛听法，八万四千人获平等慧，三亿人得道迹往来不还果证，是亦菩萨善权方便。

「何故如来三月食麦？如来素达，虽梵志请佛，不得迷忘佛所兴化。所以者何？今五百马者，昔佛弟子也。所从食已，前世皆学菩萨大乘，供养过去诸世尊矣！从恶友教，犯众罪殃坠为畜生。彼时又有五百马师，有菩萨名曰藏，本立愿生其中，普化斯等令发道意，使弘大乘化诸马师。本非马师，如来护彼，令诸马畜皆得受决。为缘一切如来不食，无所志愿，威德能化瓦石刀杖为美饮食，三千大千世界所有，悉为甘饴奇特之味。所以者何？世尊自然有大人相、上味之味，以故当知，如来所化饮食皆美。耆年阿难未得大哀，心自念言：『云何世尊舍转轮膳，今乃服麦？』佛知其念，以五百马师之德，时五百马皆识宿命，得近道心，五百菩萨发大慈哀往觐如来，五百马师自减半廩以用供佛，捐五百马谷供五百比丘。马师及马皆自悔过，见佛众僧竟三月已，五百马命终生兜术天，为天所敬，如应说法，得立不退转地，当成无上正真之道。阿难得知所施供养，时宫中人得未曾有，来白佛言：『我等生长深宫之内。世尊！阿难未曾习此安隐欢喜，七日不食。』族姓子！当知如来之身无有罪殃，后世或有持戒之人，请诸沙门而不设供，故为彼现。是为如来为人所请，虽不供办，不令其人堕于罪地。又，五百比丘与如来俱三月一夏，四百比丘悉有欲态、无清净想，设得美食欲意遂盛，用麁食故欲心则薄，三月之中可得罗汉。如来以斯诸学比丘及化菩萨，随时示现，非罪殃也，是亦如来善权方便。

「何故如来告大迦叶曰：『汝当说经，吾腰背痛。』时八千天子，本弟子行迦叶所化。于时来会乐仰三宝，殷懃在行闻说觉意。设百亿佛为说经法终不能解，唯迦叶比丘能度之耳！故佛告之，分别觉意，八千天子闻义得慧，其疾病者往会听经，各心念言：『如来法王，因说觉意病即除愈，吾等云何不闻经乎？』何以故？族姓子！欲、化诸天及病比丘使承经道，示现腰痛，故如来曰：『迦叶说经令我除病。』是亦如来善权方便。

「何故如来舍夷国败而佛头痛？众人悉当念言：『如来亲属不尽其寿。』护黎庶意坐枯树下，告侍者曰：『吾头甚痛。』尔时诸天计有常者三千人会，刹利之众不可称数，闻告阿难头痛之咎，念言：『如来尚有余殃。』闻经寻化天人七千，是亦如来善权方便。」

「何故披罗陀梵志以五百事而骂世尊，时佛默然，后更称誉，佛亦默然。应时自归一心悔过，无所复言？佛能厌却使不出言，投徙置于殊异之土。尔时会中诸天世人无数之众，见佛忍辱慧力平等心柔和雅，四千人发无上正真道意。如来彻覩当来有所化，故现默然，非佛余殃，是亦如来善权方便。」

「族姓子！听。调达所生，常与菩萨共相烧害，怀怨憎心欲相危害，是亦如来菩萨方便。」

佛告慧上菩萨：「诸天往来有所求索，则为具弘施度无极。所以者何？多所饶益覆满诸愿，发起一切。以何因缘兴斯行乎？假使众生安净自利，则不解施、不知受者，是故诸天化从空来诣菩萨所，试求妻子、头目、手足、国城、丘聚。应时菩萨，周满所欲勇慧无难。众人见之则効布施，奉尊所行无所矜恪：『我等亦当发愿求佛，修习禁戒不敢毁失，顺菩萨法未曾违舍。』捶骂不恚、轻易不恨，则弘忍辱度无极，以斯教化无数之众。其诸天人见有怨来，诣如来所，则长戒禁，是亦如来善权方便，非余殃罪。所以者何？敢来试者则皆权也。寻皆导利无央数人，取要言之，如来所现残有十殃。皆当知佛行权随时。众庶怀恶多崇非法，故为现应，非有殃也。使知去就至无上慧，如来所叹权宜最尊，皆非殃罪但示现耳！作是得是，闻者悚惧不敢为非。」

「又，族姓子！广宣善权时时乃说，非为下愚薄福祚者，亦非声闻、缘觉所知讲也。所以者何？彼等未曾学善权方便，唯菩萨大士解畅深归。喻如闇夜家中然火，悉照室内妻子眷属。菩萨如是，其有闻善权度无极，则晓达菩萨一切所行，当勤顺学吾本所习。佛嘱累汝：『族姓子！族姓女！欲求佛道，其有讲说善权方便，若百千里当往受学，则蒙光明。所以者何？假能听受如斯像法者，则为显发一切经典，除诸疑网使无结恨。』」

尔时诸天世人四部众咸皆叹曰：「其有闻斯权便经者，非法器人多不信乐。」

佛说经已，七万二千人皆发无上正真道意。

阿难白佛：「当何名斯经？云何奉持之？」

佛告阿难：「是经名“善权方便所度无极随时品”也。当持！当行！」

佛说如是，慧上菩萨及比丘众，菩萨大士，诸天、龙神、阿须伦、世人，莫不欢喜。

## 慧上菩萨问大善权经卷下

---

【经文信息】大正藏第 12 册 No. 0345 慧上菩萨问大善权经

【版本记录】CBETA 电子佛典 Rev. 1.19 (Big5)，完成日期：2009/05/24

【编辑说明】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（CBETA）依大正藏所编辑

【原始数据】萧镇国大德提供，维习安大德提供之高丽藏 CD 经文，北美某大德提供，西莲净苑提供新式标点

【其他事项】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，详细内容请参阅【[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](#)】

---